

# 浅析《竹取物语》的中国元素

——以赫映姬的形象为例

赵琳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94(2013)28-0103-02

**摘要** 吸纳汉文化是日本文学的重要传统,而吸纳不代表单纯地模仿,日本文学在对汉文化的继承中,也体现出诸多的发展。《竹取物语》是在民间说话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中国元素无处不在。以赫映姬的形象为例,可以更好地探讨作品中对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 《竹取物语》 赫映姬 人物塑造 传承变异

**Analysis of Chinese Elements in "Takatori Monogatari": Taking Kaguya for an Example // Zhao Lin**

**Abstract** Absorb Chinese culture was an important tradi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however, the use does not mean to imitate simply, Japanese literature shows marked developments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ing Chinese culture. "Takatori Monogatari" forms on the basis of folk art of storytelling, and it is full of Chinese elements. It will discuss the inheritances and developments in "Takatori Monogatari" to Chinese culture with Kaguya for example.

**Key words** "Takatori Monogatari";Kaguya;characterization;inheritances and developments

《竹取物语》被紫式部誉为日本假名物语文学的鼻祖,它以新精神、新形式、新体裁成为古代日本文学的出发点。《竹取物语》是在吸收民间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些素材一部分源自日本本土文化,但已有许多的专家指出《竹取物语》无论从内容还是表现手法上都更多吸收了汉文化的精华,它最初是在汉文传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sup>[1]</sup>

然而,汉文化的博大精深是如何在《竹取物语》中加以运用?《竹取物语》在书写中又对汉文化有哪些发展?本文拟以《竹取物语·赫映姬的出生》、《竹取物语·求婚》、《竹取物语·天的羽衣》以及《竹取物语·富士轻烟》为例,将赫映姬的形象与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的秦罗敷,进行比较分析,探索上述问题。

## 1 对美丽外貌的书写:侧面烘托

中日诸多学者都认为赫映姬这一形象与月神传说体系密切相关,同时,关于《斑竹姑娘》与《竹取物语》的比较也是比较文学学界的一门热门。而笔者以为,赫映姬这一形象的塑造除了在中日神话传说体系中汲取精华之外,在一些中国古代民间文学——诸如民歌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的原型。《竹取物语》的作者在塑造赫映姬这一形象时,对于她身上美的描写手法,与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对女主人公秦罗敷的塑造有诸多相似之处。

《陌上桑》是汉代的一首乐府民歌,这首民歌因秦罗敷这一真善美的理想典型而成为文坛的千古绝唱。诗歌开头便以浪漫的笔调铺垫了罗敷的美貌:“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作者将罗敷的出场安排在清晨质朴的民间环境中,并以民间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令人倍感亲切;同时作者安排罗敷采桑的行为,使她带上了劳动人民的质朴气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这一系列的铺垫之后,作者应读者心理的需求,将笔锋转向了主人公本身,但又不直接铺陈罗敷的美。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从罗敷的衣着打扮可以看出她的旖旎,作者赋予一个劳动女子精美的服饰,无形中寄托了他对于美的理想,作品中的人物多为作者理想的化身,在此,不难看出这一点。作者除了从清新的环境、精致的服饰衬托罗敷的美之外,还从他人的一系列反应中烘托罗敷的美貌——“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这是一段经典的关于美的描写,罗敷的美貌使“行者”、“少年”、“耕者”、“锄者”都不禁驻足欣赏而忘记了本来的工作;甚至是尊贵的使君也被她的容貌深深打动,驻马踟蹰不前。在此,笔者脑海中顿时出现了古希腊史诗中对于海伦美貌的描写,古今中外的人们都怀着爱美之心来塑造心目中美的理想形象,尽管这些形象不免有些夸张的意味,但是,她们都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并散发着永久的魅力。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作者美的理想。侧面烘托的方式也令读者在脑海中产生了无限的美的遐想。

采用侧面烘托的方式表现女性美的描写手法,在赫映姬这一形象的塑造中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赫映姬的出生,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她的光芒四射,“有一天,他照常去伐竹。看见一棵竹竿上发出亮光。他觉得奇怪,走近一看,竹筒中有光射出。再走近了仔细审视,原来有一个约三寸长的小人,住在里头。”再如,“这孩子越长越漂亮,使屋子里到处充满了光辉,没有一处黑暗。有时老人心中苦闷,只要看见这个孩子,一切痛苦烦恼都消失了。有时因某事生气,一看见这个孩子,立刻就心平气和了。”赫映姬的降生,代表了美好事物的降临,她光芒四射,不仅为老人带来财富,而且带来快乐和幸福,文中在此用了浓重的笔墨来展示赫映姬的美好,同时也为下文描写她的美貌作了详细的铺垫。

在求婚一节中《竹取物语》对于赫映姬的塑造同样采取了侧面烘托,以各个求婚者的表现衬托了她的美丽,与

《陌上桑》中对罗敷美貌的描写如出一辙,试看下面的描写:

“赫映姬的美貌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天下的所有男子,无论富贵或贫贱,都想娶到这赫映姬。他们只是听到赫映姬其人,就已经心中恍惚,心里的欲望之火熊熊燃烧,希望哪怕只见一面也好。可是赫映姬家附近的人甚至是住在她家隔壁的人,都不能一睹赫映姬的芳容,何况别的男子。那些迷恋赫映姬容貌的人,往往会彻夜不眠,暗中在墙上挖一个洞,从中张望窥视,聊慰其情。”

这段描写从男子渴求见到赫映姬的程度上,来表现这个奇女子的美貌和吸引力,虽然有些像一出闹剧的上演,但是文中在夸张之余,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效果。《竹取物语》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这种闹剧的侧面烘托形式,使读者在宛然一笑中领略到作者想要表达的美的程度,与此同时,也将贵族们庸俗好色的丑态表现得入木三分。

## 2 对美好灵魂的赞颂:内在探索

在古今中外的诸多文学作品中,作者往往把理想的主人公塑造成外表美丽、灵魂高尚的人,只有内在和外在一,才能代表一种典型。《陌上桑》和《竹取物语》都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

罗敷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是因为她不仅具有外在的美貌,而且体现出聪明、机智和勇敢的高贵品质。中国古代妇女历来受三纲五常的约束,并且从传统的审美来看,妇女多矜持、顺从。但是,从秦罗敷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机智和勇敢。从罗敷与使君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鬋鬋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罗敷面对使君“共载”的无理要求,没有被吓倒,而是从容不迫以封建伦理之道——“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严厉讽刺了使君的可耻行径;罗敷不仅勇敢地斥责使君,也懂得保护自己,她以讲故事的方式夸耀夫婿的官高位显,以此令使君相形见绌,自惭形秽;罗敷又盛赞夫婿的俊秀仪容,与使君的粗俗卑劣形成鲜明的对比。罗敷的斥责不仅犀利泼辣,而且幽默俏皮。一个不为权势所动容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莱辛认为画家应当挑选整个“动作”里最耐人寻味和想象的那“片刻”,千万别画故事“顶点”的情景,因为一旦达到顶点,情事的演绎已到尽头,不能再“生发”了,那个“片刻”仿佛女人“怀着身孕”,它包含从前种种,蕴蓄以后种种。<sup>[4]</sup>《陌上桑》的结尾处并没有明显地指出故事的结局,而是暗示了情节的发展方向。笔者认为,罗敷以自己的勇敢机智战胜了使君的无理要求,这样的发展定是无可非议的。

《竹取物语》中的赫映姬并不像罗敷那样只受到使君的追求,她面临更加有权势的男子甚至是最高统治者天皇。《竹取物语》中作者的处理方式带上了浪漫色彩和想象成分。面对石竹皇子、车持皇子、右大臣阿部御主人、大纳言大伴御行和中纳言石上麻吕的求婚,赫映姬没有为他们的权势所动容,她鄙夷他们的庸俗,追求互通心灵的爱情和婚姻,她也没有无情地直言拒绝,而是巧妙地提出让五位大人寻找宝物——佛前的石钵、蓬莱的玉枝、火鼠裘、龙首明珠以及燕子的安产贝,她的目的是想让五位大人知难而退。最

富有表现力的是赫映姬与天皇的会面,赫映姬面对天皇的邀请不卑不亢,并作歌回答道:“久居蓬门茅舍间,不住金殿玉楼中。”这段生动的描述,表现了赫映姬“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高贵品质,也间接地反映了她抗拒强暴的坚定意志和争取自由的强烈愿望。

与罗敷和使君的结局不同的是,天皇尊重赫映姬的选择,同时赫映姬与天皇之间互通书信,互诉衷肠。笔者认为,这是作者对于统治者的美化,同时也是对于天皇这一角色的理想化,赫映姬是人间至美至善的化身,在古代的社会,天皇被认为是人中之龙,也只有天皇能够与赫映姬相匹配。因此安排了上述情节。通过二人的书信往来,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赫映姬追求的心灵沟通,从故事的结尾,赫映姬升空前的悲痛之情我们可以看出,她一方面是因为离开疼爱自己的人间父母而伤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离开人间的精神依靠——天皇而难过,“羽衣着身升天去,忆及君王事更哀”。此处的处理与《陌上桑》的结局则完全不同。从羽衣升空这一节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少女赫映姬对于人间是充满爱的,同时,她也不能忘怀人间对她的爱。因此她离别人世之时,才显得十分悲痛。此处表现出日本文学在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对于人物的处理从语言延伸到了心理,人的内心世界在日本文学中得到了第一次生动地展现。

## 3 结语

从《陌上桑》与《竹取物语》的异同比较,笔者认为前者对于后者可能存在一些影响。《陌上桑》是汉代的一首乐府民歌,最早见于南朝沈约编撰的《宋书·乐志》,题为《艳歌罗敷行》。而《竹取物语》的成书年代,根据《源氏物语》的记事,确定为延喜以前,即九世纪上半叶至十世纪中叶成书。<sup>[5]</sup>据学者考察,江户时代以前,日本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的会合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距——六世纪至八世纪的飞鸟奈良文化,主要与六朝文化会合;九世纪至十二世纪的平安文化,主要与唐代文化会合。<sup>[6]</sup>从唐代以来,日本派遣大量使者学习汉文化,遣唐使通晓中国的经史、文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迅速吸收汉文化的能力,他们带回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籍,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文学史家加藤周一从《竹取物语》的文本特征考证了它的作者,认为其作者不仅会读汉文,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sup>[6]</sup>由此可以推断,《竹取物语》的作者可能在阅读我国魏晋南北朝民歌的基础上,借鉴了罗敷形象的塑造手法,在诸多民间说话艺术的基础上,塑造出赫映姬这一理想形象,实现了“从传承向文学的飞跃”。<sup>[6]</sup>

## 参考文献

- [1] 严绍璁.中西进.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6]·文学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74-179.
- [2] 钱钟书.读《拉奥孔》[A]张隆溪,温儒敏/比较文学论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3.
- [3] (日)无名氏著.竹取物语图典[M].唐月梅,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8.
- [4] 严绍璁,王晓平.中国文学在日本[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39.
- [5] (日)无名氏.竹取物语图典[M].唐月梅,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1-12.
- [6] 张北川.《竹取物语》和《斑竹姑娘》中的“难题考验”[J].西藏艺术研究,1999(1):71.

编辑 王恒平